

第七回 幸小姐避金夫倉皇歧路 毛御史憐玉人接引同舟

詞曰：

當年紅拂私奔去，為與英雄遇。英雄今日變頑鶻，不免生驅紅拂又私奔。相逢看破他行經，只道予僥倖。忙忙急急用絲牽，誰知是花不是並頭蓮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廉清報中了解元，被報錄人抬去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寧無知日日走來，悄悄與姐姐商量貝家的聘禮。夫人要長要短，俱叫他開帳去說。又因日子近了，遂托寧無知料理回聘之物。

這一日，楮媒婆同著寧無知正在夫人房內商量，不期昭華小姐房裡的侍兒秋萼，有事到夫人這邊來，剛走到房門口，卻見房門虛掩著，便不敢逕入，只得閃在旁竊聽。

忽聽見夫人對著寧舅爺說道：「貝家與這裡俱是鄉宦。既行禮來也要象模象樣。」寧無知道：「這個自然不消說的。」秋萼聽了甚是疑惑，因想道：「我家只有一個公子。若與貝家求親，該是我家行禮，他家受聘，卻為何轉爭他的禮物？此事有些古怪，須要細聽個明白方才放心。」不期房裡高一言低一句，轉聽得糊糊塗塗。

忽夫人討茶，早有一個小侍女走出。秋萼閃開讓她低著頭前走，然後悄悄跟來叫道：「春梅姐，妳等我一等。」春梅回過頭來，見是小姐房中的秋萼，因笑說道：「妳整日服侍小姐不得出頭，明日有喜酒吃了。」秋萼見她說話有因，便扯她到僻靜處問道：「好姐姐，妳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明白，明日有什麼喜酒我吃？」春梅自知失言，便不肯復說。忙推道：「夫人立等要茶，我去了來。」秋萼見她推辭，便連忙拔下一根銀簪，便笑道：「妳說了我就送妳。」春梅見一根銀簪，便笑道：「我說是對妳說，妳切不可去告訴小姐。夫人知道是我洩露，我就死定了。」遂將夫人嫌廉清貧窮，趁老爺不在家，托寧舅爺、楮媒婆將小姐又許了貝公子，已約定明日有千金的聘禮送來，家中個個知道，只吩咐瞞著小姐。妳千萬不要說出來害我。秋萼滿口應承，遂將這銀簪送了春梅。春梅歡喜去了。

秋萼便回身，如飛地走上花萼樓，見小姐說道：「小姐不好了，誰知夫人將小姐另許了人家了。這事怎麼好？」昭華小姐聽了，因大驚道：「妳這話從哪裡得來，可細細說明。」秋萼便將方才竊聽並哄弄春梅說出實話，明日貝家行禮我家，受聘只瞞著小姐悄悄行事，事成了明日老爺回來便不怕他反悔，許多言語，俱細細說了一遍。

小姐聽完，因又問道：「妳可知是哪一個為媒？」秋萼道：「我這邊是寧舅爺，他那裡是楮媒婆。」小姐聽見是確信，只嚇得手足無措，不禁淚拋紅豆，哽咽悲啼，痛傷欲絕。

因說道：「古來婚姻以父命為重。今母親怎陷我於不義，是速我死也。況且我與廉郎誓同生死。今若偷生，前誓何為。細細想來，惟一死為安。」秋萼勸道：「依我看來，輕生又不如忍死。婚姻既以父命為正，何不忍死以待老爺歸家，自有公論。」

昭華小姐想了半晌道：「妳這話倒也說得有理。我如今想，將來除非反經行權，方不負廉郎之約。」秋萼道：「這經怎麼反？這權怎麼行？」

小姐道：「我聞得廉郎父母住處離我家不遠，不如同妳或早或晚，潛出隱藏其家，等老爺回來早早與廉郎作合，便不妨了。」秋萼道：「小姐此計甚妙。但事不宜遲，待我打聽明白了路徑，方好出去。」

遂走去了半晌，忙來對小姐說道：「只消從萬卉園西南牆邊走出，轉彎向南就是通衢。不上一二里，就是廉家。到那裡再問就是了。只是我與小姐俱是女子，路上行走，人將了不便。莫若我二人改了男妝，方使人不疑。」

小姐想一想道：「這等更好。只是一時哪得男衣相配？」秋萼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公子的衣服現有一箱在小姐處，何不開它出來看看。」小姐道：「有理。」連忙取過鑰匙打開，只見樣樣俱有。二人歡喜無限。便等到三更時候，秋萼與小姐裝扮起來道：「小姐這樣裝束了，竟是一個美貌官人，連我也看不出了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腳下如何？豈不被人看出。」秋萼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一發不打緊。小姐只消也穿了公子的靴，靴內多襯些棉絮，腳上多纏些裹腳，總是不多路，到他家除換了也不礙。」小姐只得依她，穿起靴來，果然一些看不出，自己走踱了一回，又取水洗去脂粉，便一紮梳頭，短髮復額，帶上巾幘。秋萼也尋了幾件舊男衣鞋襪穿了，又叫小姐將些金珠寶物藏在身邊。收拾停當，秋萼又去看看，春花正在睡熟。

不一時見天色將明，二人便悄悄下樓，將門關好，同到園中，走到牆角邊，卻見一扇小門可出，不勝歡喜。便開門而出。秋萼回身又將門掩好，方隨著小姐而行。正是：

莫訝佳人新改裝，原依紅拂舊行藏。

只愁歧路紛如織，南北東西不異樣。

二人在路只揀大路而行，行了半晌漸漸天明，路上依稀有人行走。小姐見了人，只是退縮。秋萼連忙說道：「如今妳我改裝，俱是男人。如何復作女態？俗語說裝龍象龍，倘到前面問路，就要與人拱手作揖方妙。」小姐點頭道：「虧妳有主意，改了男子，若照舊女狀被人看見，豈不羞死。」

便氣昂昂的高頭闊步而行。秋萼看了歡喜道：「如此方才合適。前面有人問，小姐是相公，我就是小人了。」小姐含笑著答應。二人一面說一面走，只揀大路而行，漸漸的日高三丈還不見到。

小姐慌了道：「妳說廉家不遠，為何走了許久還不到？」秋萼道：「從來性急嫌路遠，心閒路自平。想也快到了。」又走了半晌，小姐一發心慌道：「這路定是錯走了，快去尋人問聲。」秋萼也慌起來，因問著一個老兄道：「借問聲我家相公要往鴻漸村去拜一親戚，離此還有多遠？」那老兄見他問路，將他一看道：「小官人，你走錯了。這裡是往東北的大路，越走越遠。你要到鴻漸村去，可折回身，向西南上走二十里，才是哩。」說完老兄去了。二人只急得沒法，前行又沒處去，回去又恐怕撞著家人。

兩人正立著躊躇，忽斜刺裡衝出一群人，擁著三乘轎子來。小姐同秋萼看見，連忙閃在路旁，讓轎子過去。不期前面轎子中的那位官人，不住的將他二人觀看。小姐見他看得著相，連忙側身別視。

不期轎子過去了半晌，忽有一個青衣人走來對小姐說道：「方才我老爺在轎中，看見相公有什話要說，特著小的來請相公去前面船中一會。」小姐聽了大驚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主僕二人是過路之人，無事不便見你老爺。煩你回聲吧。」青衣人道：「我老爺是欽命進京的官，大著哩。哪個敢回他。若要回，除非相公自己去回。」說罷，就一手來扯，小姐一發著慌著急。秋萼連忙嚷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生無禮！我這相公是尚書公子，官也不小。見了你老爺，只怕你老爺還要奉承三分哩。怎麼就動手拉扯！」那人見說是大頭頭，連忙說道：「得罪，得罪。小人只求相公同去一見。相公若不去，老爺就要責罰小人。」說話雖說得和緩，卻只是扯著小姐的衣袖不放。秋萼對小姐說道：「公子就去見他老爺，也不妨事。」那人見說肯去，便放了衣袖。小姐得放，便悄悄附著秋萼的耳朵說道：「羞人答答，怎好去見。」秋萼也低低答道：「今事已至此，只須大膽而行。」小姐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就見你老爺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便隨著那人走到船上。

那人忙去稟知，回來說道：「老爺在艙中請相公進去。」小姐出於無奈，只得走進艙來，朝著那做官的深深一躬道：「晚生幸雲路，乃禮部春卿幸希庵之子，偶因有懷，徘徊道左。適值旌旄突至，失於迴避，本當上請，因未識台荆，故逡巡不敢。何幸反蒙呼喚，不識有何賜教？」

你道這官是誰，原來就是毛羽。他被讒罷職在家，亦已多年。只因火焚之時親見人出怨言，遂回心改過，要做好人，以蓋前愆。遂托人浼求當事，將他欽取，升了在京御史，便將家事交與老管家看管，只帶了奶奶並小姐一齊進京。從家中乘轎來上船。不期在轎中看見這個少年，貌美異常，卻走路驚慌，似個逃亡的模樣。恐有苦衷，好替他分解，故此著人叫來問他。

不期說出是幸尚書的公子，便連忙走將下來，施禮遜坐，說道：「學生毛羽，與尊公既同桑梓，又久係通家。但未曾會得賢姪。今蒙聖恩，特授御史，欽招入京，故星馳就道。本該面辭尊公，因聞得同賢姪鄉試未回，只得抱歉而行。不意有幸，轉於道路間，得親賢姪。」

幸小姐初時相見，只打算見一面就走。不期毛羽問出履歷，轉親親切切攀談起來。無可奈何，只得信口說謊道：「家君因晚姪有事秋闈，欲親加策勵，故久淹省下。即老台叔之欽升榮耀，俱坐於不知。正愧失於趨賀，乃無意中反得仰瞻仙范，真遭際之榮也。」

毛羽道：「方才偶遇，論理也不該唐突相邀。只因賢姪亭亭玉人，目所未見。故思一接光儀，以為快睹。又因見賢姪趨趨歧路，若有隱憂，一時不忍，故思叩其詳，以為消釋。一係熱腸，一係愛慕，不意相逢，竟是賢姪。玉人有種，以信不誣。不知果有隱憂求之不遂否？幸吐誠告我，以徵予之知子。」

幸小姐原要遮瞞，不料被毛羽一口道著她的心病，遮瞞不得，暗暗驚訝。又不好很，又不好不說，只得權宜答道：「老台叔冰鑿，何窺微察隱如此。晚姪今日進退維谷者，實有一段大不得已之苦衷。上不可告天，下不可訴人，故惟自悲自感。不意老台叔只一眼，早已如見肺肝，真神明也。」

毛羽聽了大喜道：「可謂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矣。賢姪若果有懷，忝在相知，何不見教。縱是紛絲，當為一解。」

幸小姐此時已說出苦衷，又見毛羽一團美意，諄諄推問，怎好不說，欲要捏一他詞，一時又捏不出，只有婚姻在心，只得答道：「晚姪之苦，雖抱屈於衷，卻實非大故，只不過家庭姻婭非宜，慈母不諒耳。」

毛羽聽了道：「原來賢姪絲蘿，尚非有定。此易事耳。若果好迷。不妨早歸溫鏡；倘非淑女，直陳不願，恐斧柯亦難強求。何必惶惶道路，如被逐之臣；惻惻枝頭，似驚棲之鳥。所不解也。」

幸小姐道：「野蔓牽衣，苦辭不去。萱堂信讒執意，又難以口舌爭。百思無計，故不得已，欲行遁以待其回心。所苦者，茫茫天地，前無所往，後無所歸。以致趨趨行徑，為老台叔所窺而垂憐賜問。謹以上告，不識老台叔何以指迷？」

原來毛羽初見幸小姐，還是道旁閒眼，到後來問起，知他是幸尚書公子，又見他為婚姻不願而思避地，因暗想道：「他不願婚者，定是嫌所婚之人不美耳。我若以小燕子之美配他，自無不願之理。」遂動了一個擇婿之心。

因解說道：「婚姻乃終身大事，既不情願我也不敢苦勸。如所說難於推脫，思避地以待其自解，倒也是一算。若慮去住無依，則我今進京，正憂途中寂寞，賢姪何不暫且同我一往，稍避些時，結縭無人，則親事自然寢矣。親事寢，待我再著人送賢姪還家，亦未為遲。若是賢姪高發了春闈，尤其便也。不知賢姪以為何如？」

幸小姐聽了，因暗想道：「母親今日受貝公子財禮，房中不見了我，兩家爭論起來，定然要大費一番口角。歸去是萬萬不可。但如今既已出來。廉家相近又不便去，他又再三留我，何不將計就計，且同他進京暫避些時，再作道理。」秋萼在旁見小姐沉吟不答，恐怕誤事，忙附耳攬掇了幾句。

小姐因向毛羽打躬道：「晚姪既蒙老台叔如此提攜，感激不盡，自願隨行。但恐隨行攪擾不便。」毛羽見幸公子肯去，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通家叔姪，怎說此話。」一面叫備酒，一面就吩咐船家開船。

須臾酒至，二人對飲了半晌，毛羽細細攀談，問今問古。喜得幸小姐讀過幾年書，樣樣俱對答得來。毛羽十分歡喜，就叫家人收拾前艙與他安歇不題。

卻說後艙白夫人同小姐坐久，不見老爺進來，因問眾使女道：「老爺在官艙裡同什人說話，又留酒，就講了這半日，還不見起身。」只見一個使女巧蓮答道：「這位客人多半不起去了。」白夫人道：「這客人是誰，為什麼不起去？」巧蓮道：「這客人不是別人，是幽蘭里幸尚書的公子。老爺要留他同進京去，故此不起身去。」白夫人道：「他一個尚書公子，又不是門客陪堂，今忽然路遇，怎肯就同老爺進京？」巧蓮道：「有個緣故，這幸公子因有一頭親事，母親苦逼他成，他心中不願，逃走出來，正苦沒處安身。所以老爺一說，就肯隨老爺遠去。」白夫人道：「妳為何曉得他不願成親？」巧蓮道：「老爺細細問他，他方才說出。」白夫人道：「這幸公子有多大年紀了？」巧蓮道：「我看他與小姐差不多，也只有十五六歲的光景，卻生得面如傅粉、唇若丹朱、眉綠鬢黑，十分嬌媚。哪裡象個男人，竟好似女子一般。若是個女子，要算做美人了。但只可惜卻是個呆公子。」白夫人道：「妳如何曉得他是個呆公子？」巧蓮笑道：「這樣標緻人兒不要老婆，豈不是個呆公子。」小姐在旁聽了也笑道：「這不叫呆。想是那家的女兒生得醜陋，故此不肯成親。此正是他乖處，怎麼叫做呆？」

母子們正閒話不了，忽毛羽走進後艙對著夫人小姐說道：「我閱人多矣，清俊的也曾見過，豐腴的也曾見個，卻從不曾見秀美如幸公子者，風風流流，竟是一個玉人。及細細盤問他些詩文，他卻又有才情，善於對答。我一見動心，因此再三留他，同他進京。恰遇他正要躲避惡姻，故欣然允從。此中似有天緣。夫人可吩咐廚下，供給必須豐潔，且等到京，我再與妳商量。」夫人聽了也暗暗歡喜，遂一路留心管待。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幸尚書別了逢寅、天寵、廉清一路盤桓耽擱，直至八月二十七日方才回到家。門尚未開，家人使女早紛紛報知夫人。夫人連忙起身，著人迎接老爺。幸尚書一路進來，到了夫人房中，細說孩兒同先生各完了三場，要看過揭曉方回。我因等不得，先回來了。又因路上拜友停泊，直至今早方才到家。

夫人見他突然到家，當胸早吃了一個定心拳。你道如何？恰恰約定了今日，是貝公子行聘禮過來，此事幸尚書影也不知。倘然撞著，定有一番爭鬧。偏偏今日到家，若再遲一日，收過禮，便不怕他了。怎這等不巧。

又暗想道：「事已到此田地，並無別法。目下西園丹桂開得大盛，比往年不同，只好說是兒子的吉兆，哄他去看花，瞞過今日再處。」

正暗暗算計不了，忽聽得一片人聲喧嚷，家人僕婦俱亂奔來說道：「老爺、夫人，不好了！只因老爺來家太早，大門不曾防備，被一伙強盜打進來，口口聲聲只尋老爺。」幸尚書與夫人聽了，大驚失色，正欲躲避。只因這一躲，有分教：

老爺喜壞，夫人驚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